

有一种怀旧叫挂历

陈建兴

春节在家里闲着无事,便整理起收藏的电影海报,在书柜上不经意间触动了几捆纸筒。随着纸筒滚落,书房里弥漫起一阵灰尘,这才让我想起,这是几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挂历。一一打开,对往日的岁月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怀旧之情。

曾几何时,岁末年杪,亲戚、朋友、同事互送挂历蔚然成风,挂历成了弄堂人家必不可少的室内饰品。

70年代初,过年时谁家挂挂历,那是相当令人羡慕的。父亲单位发了一本挂历,让全家人高兴不已,至今我还记得挂历的内容,有纺织女工、少年儿童、技术革新、炼油厂夜宴等。我常在日期上做记号,用红笔将全年的节日、暑假、寒假等全圈上了,盼着这些日子的早些到来;还要圈出父母发工资的日子,那是可以讨到零用钱的时刻;我也会记下父母的生日,这天会早早去粮店排队买卷子面。

有的挂历旁边会有一块小小的记事栏,于是我们兄妹中的借贷内容也登上挂历,你借我五分,我借你一角,借钱记上,还钱勾去,记事栏变成了借贷栏。有一次,弟弟问我借一角,过了几天,我在“一”下添了一笔,变成了“二”,粗心的弟弟竟然没有发现,在父亲发零用钱的时候,照着挂历上的二角还给了我,让我大喜过望,跑去烟纸店买了盐津枣、陈皮条、弹子糖,花掉了这凭空多来的一角钱。次日,弟弟想起来了,硬逼着我还钱,我只好乖乖地从储蓄罐中拿出了十只一分的硬币还了他。

每到年底,新挂历上墙后,母亲就会把旧挂历卷起来搁到大橱顶上。她舍不得把这么漂亮厚实的挂历扔掉,待我们新学期开学后,撕下来挂我与弟弟的书。煤球炉的上方也贴着一张样板式的挂历,被炒菜的油溅得油腻不堪。母亲还会用挂历纸做鞋样,垫在台面玻璃底下。



到了80年代,不少有办法的人弄到了电影明星的挂历,陈冲、刘晓庆、龚雪、张瑜、唐国强、杨在葆等的剧照挂历是最热门的。陈冲凭借电影《小花》迅速成为人见人爱的挂历明星,弄冲不少人家的墙上几乎都能看到。那年头是没有修图软件的年代,明星们的靓丽倒影流露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自然美。

我帮人家值了几次夜班才好不容易得到一本刘晓庆的挂历,喜欢得不得了,在做作业时,常常盯着发呆。无论走到家里的哪个角落,她总是看着我微笑。那种感觉哦,好神秘,好开心。

女明星龚雪曾在我家附近的三官堂桥拍过电影《大桥下面》,引起轰动。弟弟对她喜爱有加,挂历月份过了也不翻。趁他外出之际,我在龚雪的脸上画了一撮小胡子。弟弟回家见此,暴跳如雷,追着我打,踢翻了家里的铅桶,撞翻了面盆架。我逃到了门外还哈哈大笑,弟弟无奈,只好一报还一报,在我的“刘晓庆”的脸上也画了一圈小胡子,让我后悔莫及。

当时港台影视正风靡大陆,港台明星也成了挂历上的常客,成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。电视剧《上海滩》刚播完,帅哥周润发就出现在挂历上了,马路上也到处都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,头戴礼帽,身披长风衣,在马路洒酒风走来走去,很是“拉风”。会剪裁的哥哥照着挂历上周润发风衣的款式,居然做了一件一模一样的风衣,邻家小青年都来借穿着出去兜马路。这件风衣至今还挂在哥哥的大橱里呢。

此外,杭州乡下娘舅的儿子金虎每次来上海,都要到我家讨回一卷卷的挂历,一张张撕开,将乡下家里的墙上贴得满满的,俨然明星肖像展。

如今,已经很少见到有人家挂挂历了。挂历,已是渐渐淡去的文化符号了。老挂历,就像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,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进程,投影出历史的沧桑,见证了我们生活的变化。

弄堂旧趣录

爱打乒乓球有50多年了。小时候在弄堂里,就靠“两块板”:洗衣板一搭变球台,光板一块声音特别响,因为没钱买不起海绵。上小学时,旁边有个东余杭路小菜场,下午收摊以后就在摊头上打乒乓。上世纪60年代读中学,水平太差进了校队,在教室的课桌上和同学一起练球。飞虹路上的虹口区第一工人俱乐部离家不远,吃晚饭,在俱乐部大门口等候,学生没有会员证,看到大人就喊爷叔,请求带进去,上海爷叔拒绝的极少。俱乐部乒乓台太少,几十个人排队打球,只好采取一球制,上场谁输一只球就下来,我还乐此不疲。18岁那年当兵去了部队,军营里农村兵多,会打乒乓球的人少,我竟然成了主力队员,还带队代表全团到四川江津师部参加比赛,拿了名次回来,每人奖励了一斤白砂糖。

1978年底从部队回到上海工作以后,我业余打球没有停止过。那一年,在普陀的谈家渡路大浴场打球,认识了球迷黄移山,成为好朋友。他告诉我,谢晋住过的武宁新村有个地下室,征得居委同意可辟为乒乓室,但要我们自己整理干净。我去看了一下,天哪,淤泥和垃圾堆满了两房间,要清除干净谈何容易。因为爱打球,6个球友每人出了1000元,请了几个农民工帮忙打扫,我们也动手协助,半个月后地下室焕然一新,买了全新的红双喜国际比赛球台,活动场所。不久,人防办得知,

出了有关规定,不能打球,我们只好伤心退出。天无绝人之路。10年前,黄移山又传来一个好消息,说他们周家桥街道准备成立一个友联乒乓球俱乐部,并得到娄山中学的校领导积极支持,愿意将学校的资源与社区共享,打出了有关规定,不能打球,我们只好伤心退出。

乒乓声中半世纪

王妙瑞

打球的场地安排在学校地下室。听到地下室,我有点怕了。老黄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地下室,不信你去看看。我就去看,真的眼前一亮:几百平方米的地下室铺满了新地板,20来张全新的红双喜国际比赛球台,摆放得整整齐齐,是社区民营

武汉是一座富有历史感的城市,也是一座英勇的城市。

因为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,武汉备受关注。

说到武汉,过去是长江大桥,现在则是热干面,几乎成了这座城市的代名词。有杠精说,喂,武汉的鸭脖不是名气最响嘛!对不起,据我所知,鸭脖的基因是四川的,武汉只是“发扬光大”。当外地人对鸭脖情有独钟时,武汉人也许正在嘲笑他们的“无知”。因为最能代表武汉性格、武汉排第一的小吃,是热干面。

热干面是一种拌面:面条煮熟后,待凉,也有热烫煮操作),过油,再淋上用醋、辣椒油、五香酱、芝麻酱、香油等配料,搅拌均匀就能吃了。当然,你也可以添加自己喜欢的食材,比如花生碎粒、酸豆角、辣萝卜、榨菜等。我发现,武汉热干面上的浇头,基本上不放荤菜。

有人把它跟北京烤鸭相比,认为:北京人为烤鸭而自豪,武汉人为热干面而自豪,但热干面毕竟在价格上不能与烤鸭相比……言下之意,有档次之分了。这就让武汉的热干面死忠粉很不卖账,一句话就怼了过去:“热干面我们天天吃,烤鸭他们天天吃吗?一年里我们吃热干面花的钱,不知超过他们多少了!”这倒是。

上世纪初,武汉某餐饮店老板李包发明了将面煮熟、沥干水、晾凉、拌入香油等作料。后来有个叫蔡明伟的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,固定了一套工艺流程,推出“蔡林记”品牌

神兵天降佑我武汉

炫彩画 恽甫铭

一个年轻人在病床上读书的照片,近日在网上流传颇广,引发热议。

一位哲学家曾说:“认真地说,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。不能认为背功课和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。谁向往哲学,就必须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不朽的大师。”

真正的阅读应该是阅读经典著作。信息不等于学问,更不等于见识、智慧与品质。阅读不是赶时间,更不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试。阅读是一种慢功夫,书中有些道理需要我们终身去加以感悟。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,不如以同样的精力去读一部真正

的热干面,一直沿袭至今。

这个“蔡林记”在武汉最出名的美食街户部巷的巷尾有一家,巷外又开了一家。户部巷坐落于武汉最繁华的地段,有一百多年历史,被誉为“汉味小吃第一巷”,坊间有“早尝户部巷,宵夜吉庆街”之说。

热干面的概念,究竟是热的干面,还是起锅后将热面吹干,我吃不准。它与我们熟悉的拌面究竟有何不同?依我看,上海拌面以葱油开洋拌面为代表,面条直径比较细,味道淡,而热干面则直径粗,味道厚;前者是“十七八女孩儿,执红牙板,唱杨柳岸晓风残月”,后者是“关西大汉,铁板,唱大江东去”。也许,这就是武汉性格的直观表征。

在上海,热干面遍地开花,大学里也有,连我们

热干面与豆皮

西坡

单位食堂都可见到。

其实,武汉小吃真正厉害的角色,恐怕还要推豆皮。

好多年前,上海淮海路瑞金路口开了一家“江夏饮食店”,专司武汉小吃。那里的三鲜豆皮非常好吃,我记得是用一箩饭粒摊成一张大饼,然后在上面撒肉丁、香菇丁、笋丁等。

户部巷里做豆皮的店铺比比皆是,大大多于卖热干面的。我站在一家号称正宗的铺子外边看师傅做边请教,才知以前的观察和理解是错的。

所谓豆皮,是指:一、把绿豆放在清水里浸泡几个小时,去掉绿豆壳,洗净;把大米洗净,放入清水中浸泡几个小时,然后与

绿豆一起混合磨成细浆。二、把糯米洗净,在清水中浸泡数小时,捞出沥干水分,上笼蒸熟。三、取出稍凉,下锅,加入熟猪油、精盐、温水炒匀,盛起待用。四、将笋片、香菇丁、猪肉丁、虾仁丁、猪舌丁、猪心丁、猪肚丁、叉烧丁等混以煮肉卤汁进行煸炒。

以上这个过程,外人当然看不到,我们看到的只是合成场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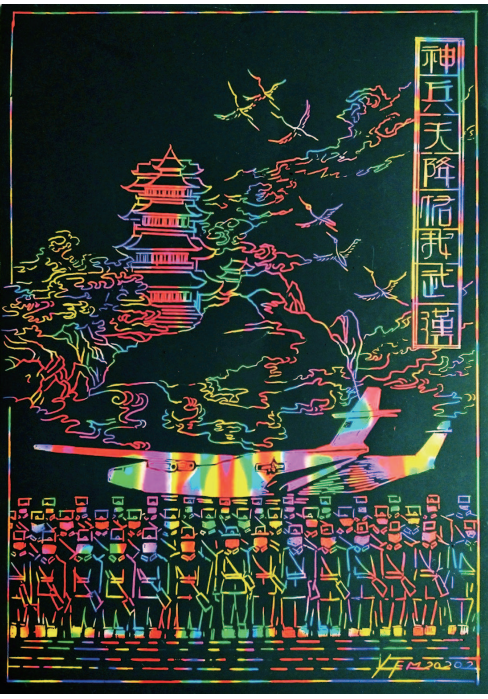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师傅在锅里烧热之后,将绿豆米浆舀到锅里,用木质刮片(有的用蚌壳)迅速将浆水向四周均匀地摊开;打入几个鸡蛋,向周边涂匀;上下翻身,烙成薄的豆皮;接着将煮熟炒匀的糯米在豆皮上铺好;再将馅料撒在上面;然后把豆皮周围边角折叠整齐,糯米及肉馅包拢,边煎边切成小块,迅速翻面,起锅即成。

这时的豆皮,外表金黄,内里雪白,香气浓郁,

吃口软糯。

热干面或豆皮,吃口干乎乎的,是不是应该配一碗汤?过去我想当然地认为要配汽锅鸽子汤,但在户部巷竟然没见一点踪影,恐怕误判了。“蔡林记”里一个营业员大姐告诉我:“可以买一碗鸭血汤或蛋酒佐餐。”鸭血汤近于我们熟悉的“鸡鸭血汤”,只是滋味浓烈咸辣,也是武汉名小吃;蛋酒就是酒酿蛋汤,甜津津的,很爽口,同样是武汉名点。于是,我做了一个搭配:吃热干面时配蛋酒,吃三鲜豆皮时配鸭血汤,以求均衡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海晏河清时,定要再到武汉三镇,待俺把那儿的正宗名小吃一样一样吃将过来!



像平常一样,她七点起床,穿上法兰绒睡袍、羊毛袜,把脚塞进包住后跟的厚棉拖鞋里。整个冬天,她的脚都是冰冷的。她走进厨房,为自己做早餐。她喜欢每天早上花十几分钟做这些事情,觉得这是一种健康生活的象征。厨房按照快乐指南用了欢快的亮色。橙色的灯,绿色的厨柜,黄色的瓷砖。杯子上印着鲜艳的水果图案。烤面包时她开始煮咖啡,美式咖啡方便快捷,还是他陪她一起挑选的壶。他们一起做过的事不多,那天他来的时候她就知道他们要结束了,她站在那里,同样的地方,煮了两杯咖啡。谢谢,你先放桌上吧。后来再去看那杯咖啡,冷了,但仍旧是满的。

在某些特定的时刻,比如冬天,圣诞、元旦、春节、情人节,一个接着一个,她会盼望他出现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样简单地消失?但他确实什么都没留下,包括她的钥匙。所以,他还是可以打开门走进来。理性的那一部分她这时就会深吸一口气,然后长长吐出来。

昏暗的天,想看日出已成了不太可能的事。她出门时把大衣的领子翻了起来。名牌的经典大衣,据说是对精致及严谨的最好解读,几万块,但她还是得从厨房里提起黑色塑料袋,打个结,远远拎着,走上十几米,塞进垃圾箱。

走出小区之前,她会回头看一眼自己的窗户。一个单身女人,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买下一间公寓,一室一厅,不算大,但毕竟是一套房,可靠的,不会被伤害的,她觉得自己还是挺能干的。

她走下地铁扶梯,刷卡上车,注意到贴在窗上的广告又换了一批。广告语言也是一种求爱语言,她想,每个广告都在这么说,把我带回家吧!哀求地、诱惑地、暗示地。这种语言她也能说,而且确实说过,说了一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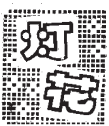
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,已经有一大半同事在那儿了。一年前的这天早上,她走进办公室时,还一个人没有。她掂着脚,走到他的办公桌前,在他的笔记本屏幕上贴了一张即时贴,然后合上。那些字她写了好几次,后来故意选了一张最潦草的,那样看起来,好像只是随便想想,并不真的要求他像她一样,动起感情。

她打开电脑,给自己泡了一杯茶,小心地放进适量的玫瑰花瓣。慢慢地,她的心平静下来。工作,是一个有治疗作用的词语。工作让她感到舒心。在工作中就像在陌生人中一样,把自己完全混进去,不再记得自己是谁。

她走出办公大楼的时候是晚上七点,天已经黑透了。她撇着自己的大衣,在一家店里飘进飘出。二十元一只的黑布林,皱着皮的牛油果,外卖的鳗鱼寿司,再来一瓶巴黎水。她知道自已会坐在电脑前吃,播一集美剧,舔着手指。

这天晚上,她要换张新床罩。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她不想再在那张床罩上哭了。她要在浴缸边放一杯柠檬水,然后好好泡个澡,倒掉一整瓶精油。至少今晚,她的双脚会非常温暖。

单身走



静心读书

陆雪

值得读的书。与其十部书都只有泛览一遍,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。通常读书分为两种情况:一种是谋生的,一种是

谋心的。读谋生的书可以获得利益,读谋心的书可以养心。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,其实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。学史可以析成败、鉴得失;学诗可以志高昂、人灵秀;学伦理可以知廉耻、辨是非。腹有诗书,志存高远,我们都应该具有这样的情怀和操守。而在如今这样特别的日子里,静心闭门读书,正其时也。

七夕会

家。他特别提到郁恩庭在床单上苦练发球的故事,大家听了很感佩,为国争光的乒乓精神是振兴中华精神的体育先声。前些年,定居欧洲的倪夏莲参加国际比赛,顺道来上海,特意到娄山中学地下室观看老人练球,很是赞赏。望着50岁出头的她,我说想和你打几个球?倪夏莲笑答,好的。跟当年的乒坛怪拍国手过招,这个机会难得也难忘。

上海电台联系周家桥街道,要做一档全民健身节目,我被推荐去直播,那天清晨6点,我和播音员的一问一答,随电波传入千家万户。朋友说我的中气很足。其实我已经开过两次刀了,多亏半个世纪来,在乒声中坚持锻炼,终有收获。